



《失落的黑貓》

第一至第三章

原著／退役上將 華錫鈞 譯文／沈宗李先生

提 要

中華民國空軍第35中隊與美方合作，執行U-2高空偵查任務，在當時列為極機密，飛行員陳懷為U-2偵察機設計一黑貓圖案，黑貓造型代表U-2機身，金色貓眼則象徵銳利的高空攝影機，並特地訂作了標有黑貓圖案的夾克，因此35中隊又被稱為「黑貓中隊」。

民國52年(西元1963年)該中隊飛行員葉常棣及張立義先後赴中國大陸執行任務，不幸被大陸導彈擊落後被俘，從此歷經囚禁及勞改的漫長歲月，經過了20餘年終於重新踏上台灣國土，人事卻已不復往昔。

此書原為英文版本，作者為退役上將華錫鈞將軍，後經沈宗李老師翻譯為中文，其內容詳實記載了當年葉員及張員於大陸被俘後的種種經歷，揭開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失落的黑貓一書，由空軍司令部出版，該書的發行引起極大的迴響，本刊經由退役上將華錫鈞先生的首肯，將分期轉載，敬請期待。

向勇者致敬

中華民國空軍自建軍以來，經歷了許多戰役，曾產生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大多數的事蹟，都經由報章雜誌報導而廣為流傳，唯有我空軍黑貓中隊中美合作的悲壯史蹟，因屬國家最高機密而使外界一無所知，近年來，由於國際形勢改變，美國政府也按法令，將當年冷戰時最神秘的「U-2」偵查行動相關之資料予以解密，才使這段不為人知的史蹟公諸於世。

我空軍前航發中心主任華錫鈞上將，曾親自執行過U-2的大陸偵照任務，順利完成10次任務後，獲政府核准公費赴美國普渡大

學進修航空工程，榮獲博士後返國服務，從事製造飛機之研發工作，經多年努力，終於完成教練機之生產，隨後設計新型噴射戰鬥機，成功的推出被稱為IDF(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並被正式命名為「經國號」戰機。華上將為空軍官校26期畢業，不但飛行技術優良，更能手不釋卷，以讀書為樂，學識淵博被尊稱為「華博士」。

民國79年，華上將參加了一個為歡迎二位U-2被俘飛行員歷劫歸來的晚宴後，決心要將兩位袍澤所經歷的實際狀況作一報導，唯當時公務繁忙，未能及時動筆，俟將軍退役定居美國後即開始撰稿，因在美受出版文字所限，遂先完成英文稿，於民國94年以

「LOST BLACK CATS」為書名在美出版，極受歡迎。

民國95年5月，於美國德州DEL RIO市的空軍LAUPHLIN基地舉辦之「U-2」五十週年慶祝會中，有我空軍9位曾以「U-2」執行任務者應邀參加，包括本書二位主角－葉常棣、張立義學長均由各地前往，獲得熱烈歡迎，華上將有感於國內尚無法分享此書，即當面囑咐沈宗李學長轉譯為中文，沈學長為空軍官校36期畢業，於民國57年加入黑貓中隊執行「U-Z」任務，曾任該中隊作戰長，完成任務後由空軍輔導加入華航，空勤屆齡退休後，即移民加拿大定居溫哥華市，於承接此翻譯工作後，日以繼夜辛勤工作，終於民國96年中完成手稿，委請空軍出版，相信以華上將及沈學長親身經歷「U-2」執行任務之體驗，一定可以讓讀者感受到任務的艱辛與筆觸的生動，特別在此向所有黑貓中隊的勇士們致以最大的敬意，並向華錫鈞上將及沈宗李老師致謝。

陸筆敏

中華民國97年12月

無懼的奉獻

無論在哪一個時代，總會有一小群人，為了自己的理念，為了保衛自己心愛的家園，挺身而出，他們默默犧牲奉獻，即使可能失去寶貴的生命，亦在所不惜，仍然前仆後繼，為捍衛自己的國家而戰；這些人，或許名垂青史，傳為千古佳話；或許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成為封塵檔案中的一頁；但

他們的努力不容抹滅，不僅歷史因為他們的付出而改寫，更因為這種高尚的情操，保全了許許多多的家庭與生命。

我國空軍建軍史上，有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更有許多傳奇性的人物。本書主角葉常棣與張立義學長便是其中之一，他們是中、美合作的黑貓中隊成員，這個中隊從民國49年成立到64年美軍撤台，僅有27人完訓參與偵查任務，全身而退的只有17人。但是多年來，這項任務因為事涉高度機密，於是這些飛行員英勇的事蹟一直隱藏在歷史背後，不為世人所知。然而，隨著時代與國際情勢的轉變，冷戰時期的結束，許多機密檔案逐漸解密，這些默默犧牲奉獻無名英雄的故事才逐漸揭露，呈現在大眾面前。其中不幸受傷被俘，在大陸滯留20餘年的二位飛行員葉常棣、張立義學長方得以返國，接受應有的榮譽與表揚。

感謝本書的作者華錫鈞老師，因為有他不辭辛勞的奔走及撰擬，本書方得以問世。華老師曾是U-2高空偵照飛行員之一，對於書中兩位主角之際遇可謂感同身受，書中所提及當年那些為空軍犧牲奉獻的前輩們，今日或許已退隱他鄉，或已壯烈殉職，但他們都曾為國家，為空軍寫下光輝燦爛的史頁，此一犧牲奉獻的精神，殊值後進效法，正如功成身退的黑貓中隊一般，他們在保衛中華民國生存發展的歷史中，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目中，共同為所有空軍人敬仰崇敬。

郭曉竹

中華民國97年12月

序 言

（原作者華錫鈞上將）

撰寫這本書的動機是在1990年9月5日，中華民國空軍總司令林文禮上將專程設宴歡迎二位前U-2飛行員歷劫歸來，他們分別在1962年及1965年於執行大陸偵察任務中被中共飛彈擊中被俘，不久前才獲准回臺灣；當時我是中華民國航空發展中心主任，正緊鑼密鼓地率領2,000多位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研製一種先進的超音速戰鬥機，用以配合空防的需求，即所謂的「IDF」——經國號戰機。因為我也是少數曾執行過U-2大陸偵察任務仍存活著的飛行員之一，義不容辭放下工作，從臺中開了二個半小時的車趕到臺北參加盛宴。

1954年蘇聯的5月慶典中，不但有先進的噴射轟炸機飛越莫斯科紅場上空，其核子武器也愈趨精密，美國政府對蘇聯是否會發動出其不意的核子攻擊疑慮日深，那時在鐵幕裡，美國沒有可靠的情報來源，能夠得到蘇聯新型戰略轟炸機的性能究竟如何？何時才具有足夠的戰力來發動攻擊？於是美國總統艾森豪要求發展一種能夠飛行於其它飛機無法攔截到的高空偵察機，更要能深入敵後，用照相機及電子裝備去偵測敵情，這就是U-2飛機誕生的歷史背景，時隔近50年，U-2仍然是最實用的偵察機。

U-2的偵察任務在CIA的運作下，於1956年開始穿越蘇聯領空，行動非常成功，經由攝影而得到的照相圖片涵蓋了2,000哩長，100哩寬的景象，不但有極珍貴的目標資料

也有地面其它活動的狀況，所攜載的電子裝備也截獲大量的通訊和電磁波資訊，對自由世界在對抗共產集團的戰略調整方面貢獻至鉅。

不幸在1960年5月1日，一架U-2在蘇聯內陸執行任務時被地對空飛彈擊落，飛行員鮑爾斯被俘，這一意外事件對原訂於5月16日在巴黎舉行的世界領袖高峰會發生了極大衝擊，會中赫魯雪夫總理竟指美國為侵略者，並且要艾森豪總統提出正式道歉；於是U-2就成了舉世聞名的間諜飛機，自此U-2再也沒有飛越蘇聯領空，不過卻在其它地區大顯身手。

在CIA協同下，一個中美合作的U-2飛行中隊在臺灣成立，那就是「黑貓中隊」，由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駕駛U-2深入中國大陸去執行偵察任務，這項合作計畫從1962年開始直至1974年才結束。

1998年9月17日CIA在華府召開了一個研討會名稱為「U-2—情報工作新猷」，為了配合「新聞自由法」的要求，解密了許多CIA列為「絕對機密」的U-2作戰任務檔案，CIA的局長GEORGE T. TENET在開場白中說：「U-2的表現是CIA情報工作中最偉大的成就之一，當然這可能也是世界各國中最偉大的成就。」

研討會中向曾因執行U-2飛行任務而犧牲生命者致最高敬意，其中有10位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不過卻沒有對中美合作的黑貓中隊所執行偵察任務的事蹟提出任何資料，實際上這個中美合作的行動才是整個U-2戰史中最輝煌、最果敢，也是損失最慘重的一段

史蹟；以整個U-2行動來說，美國飛行員穿越鐵幕執行偵察任務共24次，僅被飛彈擊落一架，並無人員傷亡；黑貓中隊曾穿越中國大陸共有102次，5架U-2被擊落，3位飛行員陣亡，2位飛行員被俘。

這二位被俘的黑貓隊員即為葉常棣與張立義，他們在U-2被飛彈擊中時身負重傷，跳傘後被俘，監禁於大陸長達19年，歷經動盪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家庭也破碎了。可是這二位忠勇的飛行員在獲得釋放離開大陸後，他們的忠貞卻受到臺灣當局的質疑，幾乎有家歸不得。

我本身也曾是U-2的飛行員，對他們的遭遇當然會有一份特殊的同情心，尤其是葉常棣，他和我曾經在黑貓中隊一起工作過一段時間，而且是室友；那時我已快要完成10次U-2的偵察任務，即將離開黑貓中隊，葉卻是新報到的生力軍，雖然他年近30，在中隊仍是最年輕的飛行員，因為U-2是一架很難飛的飛機，需要很有經驗的優秀飛行員來駕御它，因而能被徵選成為黑貓中隊的成員確實可以說是一項殊榮，這也是在傷亡率極高的情況下，飛行員仍然能以前仆後繼的精神來參與的原因。

我依然記得在葉常棣出任務沒有回來，被指派替他整理私人物品的情景。

晚宴結束回臺中的途中，我就動念要在空暇之餘寫一本書來報導他倆的不幸遭遇，這個想法一直到我從空軍退休移居華盛頓之後才得以實現，我對他們兩位作了許多次採訪，發現經過40年的歲月，他們對過去這段經歷已遺忘不少，我必須從中共出版的近代

史裡去尋覓相關資料，再把他們的片斷回憶加以整理歸納，才得到最接近事實的真相。

我們中國人比較低調，為了尊重個人隱私權，有些人物我就用化名來替代真實姓名。

內人「毓和」替我核對已完成的手稿，她的建議對這本書有重大貢獻；我特別感謝福特博士（DR. HAROLD FORD）所給予我寫作的協助，他在1965年至1968年間擔任CIA駐臺灣的站長，深知黑貓中隊U-2任務的狀況，得知我準備寫作，對我鼓勵有加；另外美國國家情報蒐集機構（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RGANIZATION）史蹟部主任郝爾先生（MR. CARGILL HALL）提供我美式英語通用詞句以及編輯方面的意見；總而言之，這本書能夠先以英文出版，特別要向上述三位的鼎力相助致謝！



作者華錫鈞上將（當時為空軍第一位完成飛越中國大陸任務10次的飛行員與先總統蔣中正先生合影。

圖片來源：空軍官校軍史館



先總統蔣中正先生召見第35中隊成員。左起：王太佑老師、盧錫良老師、楊世駒老師及華錫鈞上將。

圖片來源：空軍官校軍史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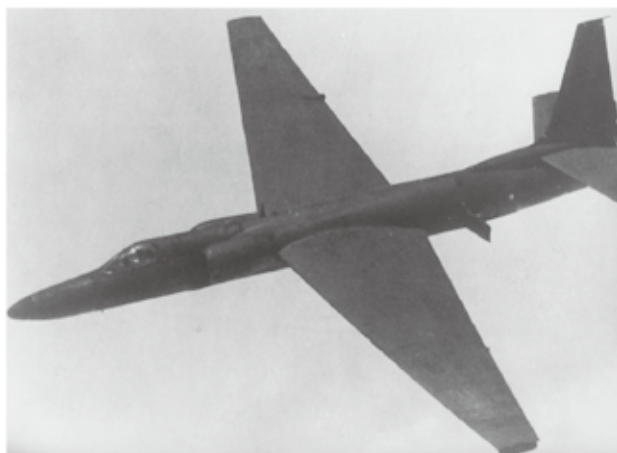


先總統蔣中正先生召見葉常棣老師。

圖片來源：空軍官校軍史館

第一章 階下之囚

護士小組替葉常棣清潔了腿上和臀部的傷口，並敷上一些抗生素藥膏，再用繃帶包紮好之後，告訴他就要出院了。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使他憂慮，不知今後將面臨的環境，是否會令他無法忍受呢？於是就問她：



U-2高空偵察機執行高空偵照任務英姿。

圖片來源：空軍官校軍史館



第35中隊所使用之U-2高空偵察機。

圖片來源：空軍官校軍史館

「妳說我真的今天就要出院了，那妳知不知道會把我送到那裡去呢？」在中國大陸，葉沒有一個認識的人，又身無分文，甚至目前究竟身在何處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不過解放軍會照顧你的。」護士小姐很乾脆的回答他。

葉常棣是一位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1963年11月1日他駕駛U-2高空偵察機從桃園



第35中隊U-2高空偵察機飛行員整裝待發。右起：王太佑老師、楊世駒老師、華錫鈞上將。

圖片來源：空軍官校軍史館



第35中隊飛行員與美籍教官於U-2高空偵察機前合影。

圖片來源：空軍官校軍史館

機場起飛，進入大陸腹地西北各省偵照。在回航途中，已能看到東南海岸線時，他很高興即將完成這次9小時的偵察任務，大約再飛行4、50分鐘就進入臺灣海峽，即可脫離危險區了；突然間他聽到耳機裡清晰的一連串尖銳訊號聲，那是U-2裝配的「十二號系統」雷達警告器所發出的警訊，同時在座艙儀表板



民國52年4月總統蔣經國先生與第35中隊中美人員合影。

圖片來源：空軍官校軍史館



U-2空中飛行遭遇地面防空火炮攻擊。

圖片來源：空軍官校軍史館

上一個2吋直徑的顯示器上出現了一條光束，顯然飛機已被飛彈射控雷達鎖定，光束指示飛彈來襲的方向，他要即刻作躲避動作去因應，很幸運地躲過了第一枚飛彈的攻擊，卻不幸被另一枚飛彈擊中右機翼且發生爆炸。

他不知道究竟是怎樣脫離飛機的，只模糊記得在空中翻滾時從雲隙裡看到地面，



中國大陸展示U-2高空偵察機殘骸。

圖片來源：空軍官校軍史館



2003年攝於Dayton, Ohio偵查人員年會。由左至右：
楊世駒老師、華錫鈞上將夫婦、沈宗李老師。

圖片提供：沈宗李老師

趕緊拉出降落傘的「D」型手把使降落傘張開，很快就重重的掉在一片乾地上；此後的一切他完全不知道了。當他恢復知覺後，發現已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醫生告訴他因重傷失血過多以致昏迷，已經替他作了大手術，在下半身取出了59塊彈片，也為他輸了不少



2005年參加DELRIO市4080聯隊U-2聯歡。左三：張立義老師、右三：葉常棣老師。

圖片提供：沈宗李老師

血，才挽救了他的生命，另外尚有些微小的碎片仍未取完，以後或許還要動手術取出來。

U-2是一架能夠飛得很高、很遠的飛機，而結構卻較脆弱，它能在7萬呎高空以上巡航（高度因重量不同而改變著，愈輕飛得愈高），飛行員都要穿戴壓力衣及頭盔來保護，否則在空氣稀薄的高空，飛機若有故障，飛行員會立即喪命的，在這種高度，因壓力降低，人體內的血液會像燒開的水一樣的沸騰氣化。1960年代U-2 飛行員所穿的是部分壓力衣（PARTIAL PRESSURE SUIT）必須完全合身，因而必須由專人替他著裝，除了一套長袖的內衣褲以外，沒有空間添加任何衣衫了；葉在飛彈爆炸時身上被大小彈片擊中，衣衫都破損了，到醫院裡才換上粗布內衣褲，粗糙的質料接觸到皮膚，使他有不舒服的感覺，這和他多年來穿慣了柔軟的內衣褲真有天壤之別；在深秋的天氣，一定要有較



厚的衣服才能保暖，幸而護士小姐找來了一套有補丁的中山裝給他穿；這種服裝本來是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時穿的服裝，中共佔據大陸後改稱「毛裝」，毛澤東以及他的幹部們都穿這種服裝，葉看到這套藍色衣服的領子和袖口都已褪色，是一套老衣服，看起來像是病人死後留在醫院裡的，可是葉已沒有任何選擇了，因為他根本一無所有。

穿好衣服不久之後，三位穿著軍服的人走進病房，其中一位穿的上衣有四個口袋並佩有紅色領章，顯然是一位軍官，其它二位穿的軍服只有二個口袋，大概是一般士兵吧！這位軍官走近葉的身邊說：「我的名字是葛棣，是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的組長，我們是來帶你去空軍招待所。」

『招待所』聽起來應該是一個不錯的地方，那倒真是一件很驚喜的事，因為葉本來以為他們會把他送進監獄去的，但是過不久他就發現所謂的『招待所』不過是美其名而已，他們可以把監獄、地牢、刑求室甚至死囚室都稱之為『招待所』。

準備出院時，護士小姐拿了一包棉花球和紗布與一小瓶碘酒交給葉，因為以後全得靠他自己料理那些尚未復原的傷口了，葉向她道謝，這本來是一種習慣性動作，可是那護士小姐竟沒有反應，甚至連面部表情都絲毫沒有改變。

葉隨著他們走出醫院時，覺得傷口非常疼痛，軟弱得幾乎無法行動，葛看到葉臉色蒼白、步履蹣跚，就叫二位士兵來幫助他，兩人就一人一邊把手臂夾在葉的腋窩下，幾乎是架著他走出醫院。

一輛黑色箱形車停在門外，士兵幫葉坐進車內，把後門關上，葉在二位士兵中間坐著，葛坐在前面司機旁邊，前後座被一道金屬隔板分開，僅在隔板中間開了一個裝有鐵條的小窗戶，這是後車廂唯一能看到外界的孔道，葉可以看到司機和外面街道與房舍移動的情景，街道看起來並不寬闊。

「我們要去那裡？」葉對右鄰年輕的士兵問話，因為他看起來比較和善一些。

「空軍招待所。」

「空軍招待所在那裡呢？」

沒有答覆，不過葉從他瞪著眼看他的臉色就知道了，自從葉在手術和清醒過來以後，從未看到笑臉，他們對任何人都充滿敵意，為何在中共控制下的人民會與其他地方的人有如此巨大的差異？真令人難解。

葉以為他沒有聽清楚他的話，就重複再問一次，不料那位士兵竟皺著眉頭說：「你不要再囉嗦了，好嗎？」

一般的軍方招待所多半是提供軍人出差時的食宿而設立，所以地點應該不是秘密，看到這士兵粗魯的態度和周圍令人窒息的氣氛，使得葉為今後的處境擔心起來，因為他已感受到身處困境了。

為何葉會感受到這種情況呢？那就得從這架飛機說起，U-2是著名的間諜飛機，它可以在其它飛機無法攔截的高度自由飛翔，可飛行14、5小時，幾乎無遠弗屆，裝置的照相機效果非常好，用放大鏡可以鑑別地面景物，甚至可以看出汽車的型別，一次任務可以攝取2,000哩長，100哩寬的地面景物，電子裝備能蒐集地面雷達的頻率及位置，同時

能竊聽到許多通訊資料；U-2 穿越鐵幕如入無人之境，令蘇聯頭子們因無法阻止U-2 飛越領空而感到難堪，並因無法提出U-2曾飛越蘇聯領空的確實證據而憤怒；終於在1960 年5月1日靠他們新發展出來的SA-2地對空飛彈把一架U-2在蘇聯國境內擊落，才報了一箭之仇，飛行員鮑爾斯跳傘後被俘並接受公審，赫魯雪夫總理在巴黎高峰會中羞辱了艾森豪總統，並且要他公開道歉！從此，U-2就成為舉世聞名的間諜飛機。

稍後，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政府達成秘密協定，利用U-2深入中國大陸刺探其軍事部署與核子武器發展情況，1959年派遣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到美國接受U-2飛行訓練，一個中美合作的飛行部隊就在桃園成立，中方提供飛行員，美方提供二架U-2機以及所有後勤維護工作，並選用黑貓圖案作隊徽，即開始作業，但因鮑爾斯事件曾停頓了一段時間，直至1962年1月才開始實施大陸的偵察任務，雖然U-2飛行於米格機的高度約6哩以上的高空，米格機不會干擾到U-2的偵察任務，可是中共每次都派遣了許多米格機跟著U-2的航線下方飛行，希望有朝一日U-2發生故障而降低高度時可以及時獵殺。

在最初的半年，大陸偵察任務很順利，涵蓋了新疆、西藏以外的整個大陸地區，因此，中南海的中共領導人比克林姆林宮的蘇共頭子更為憤怒，當時中共空軍僅有四個營的SA-2飛彈部隊，根本無法保護大陸廣大地區裡的所有重要目標，1960年中共與蘇聯決裂，再也無法獲得更多的SA-2飛彈，只得將僅有的飛彈分置於戰略重地，希望能伏擊到

飛越的U-2，可是U-2的飛行路線無法預測，飛彈裝備又很笨重，實在不可能在短時間內作快速調動。

這種猜測遊戲偶然也會中的，1962年9月9日一架由陳懷中校駕駛的U-2就在南昌附近被飛彈擊落，解放軍趕到現場時發現陳懷身受重傷，在送醫院搶救無效後身亡；1年之後，葉是第一位在U-2被擊落跳傘後被俘的飛行員。

U-2的偵察任務對中、美雙方都至為重要，中華民國空軍的飛行員不但要忍受長時間跼促於狹窄的駕駛艙內深入敵後，無視隨時會有被飛彈襲擊或飛機故障等危險，毅然地勇往直前執行任務，這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愛國情操，不過在中共眼中卻完全不同，沿海各地的中共電台從1962年7月開始不斷的播放著：

「親愛的中國U-2飛行員們……不要再為了血腥的金錢去冒生命危險把祖國的機密出賣給美國帝國主義者……你們的祖國歡迎你回來……如果你駕著U-2飛機來歸，我們會獎賞你黃金8千兩。」

當時的中方U-2飛行員都是在大陸出生的，「美帝」又是中共頭號敵人，替敵人作間諜工作是背叛祖國的行為，當然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葉在心裡盤算著：「他們讓我活著的唯一理由，就是要從我口裡套出個中秘密。」，他猜想這些中共黨徒一定會逼他說出這個中美合作執行偵察任務的詳情，說不定還會用刑求拷問，甚至逼死他。

在陳懷被擊落後，中共從不公開宣布U-2



飛行員的下落究竟如何？那時有一個媒體報導陳懷是在解放軍接近時以自衛手槍自殺，這是一則荒謬的新聞，因為U-2 飛行員從不攜帶槍枝出任務的，不過當初美國飛行員開始以U-2深入敵境時，CIA確實提供一種像口香糖似的毒藥（名為“L”片），在不幸被俘熬不住刑求時可以自行解脫，後來因為有人誤認為一般口香糖幾乎出人命，才停止使用；葉在這種處境裡倒真希望有一片這樣的毒藥了。

車子在一座四周圍了高大磚牆的營房門口停下，士兵帶葉穿過天井走進右側房中的一間小房間裡，房內有一張單人床靠牆邊放著，一個老舊的書桌和椅子放在窗旁，在一處凹進去的地方裝了一個馬桶和洗臉盆，房門上開了一個小玻璃窗口，不過在外側裝了窗簾，讓守衛的士兵隨時可以查看室內的情形。

葉在僅有一條薄棉墊鋪著的木板床上躺著，他這一生還沒有睡過那麼硬的床，只好試著改換姿勢去找一個比較不難受的睡姿，幸好另有一條棉被可以用來半蓋半墊。

從裝著鐵條的窗戶看外面，可以看到另外一幢房子的屋頂和外牆，不少樹木的樹葉被寒風吹掉，剩下光禿禿的樹枝，寂靜的環境裡，他聽到遠處有人用北京腔在聊天，他判斷這個招待所大概座落於北京附近。

小書桌上放了一套紅色塑膠套包裝的「毛澤東選集」，厚厚的四大冊，旁邊有一份報紙，葉好奇的拿起報紙看，那是中共官方的報紙，劣質的紙張上印著許多簡體字，看得一頭霧水簡直和文盲差不多，日期印著

1963年11月18日；這讓他想到這天是他的第一個結婚週年日，不禁悲從中來，難以自制。

葉在9年前從空軍軍官學校畢業後就被分發到新竹第11戰鬥機大隊，他的直屬上司分隊長溫少校，正好是他大哥的同期同學，對他非常照顧，他也對溫少校開朗的性格和精湛的飛行技術欽慕不已；在一個節日，11大隊舉辦了一個飛機裝備展覽會，招待空軍眷屬和親友們來參觀，溫少校邀請他的女友小董，和她一起來的是她的小妹，溫要葉陪她小妹去參觀F-86軍刀機，這樣溫就能和小董單獨相處；這就是葉第一次和貝蒂見面，那時她是高中一年級學生，穿了一套學生制服白襯衫、黑裙子、黑球鞋，留著及耳的頭髮，顯得很年輕。

葉把飛行員用的頭盔、氧氣面罩、救生背心和抗G衣等一一作介紹，並扶她坐進軍刀機的座艙裡，他站在機身旁邊的梯子上耐心的解說那些複雜的儀表以及那些分佈於飛行員座椅周圍的操縱桿、電門、手柄和按鍵等，貝蒂對這些專用名稱和術語雖然不瞭解，可是卻仍全神貫注的在聽，這是她第一次接近一架真實的噴射戰鬥機；她對飛行員既要操縱飛機，同時又要注意那麼多儀表，選用許多不同的開關，覺得太神奇了，葉又告訴她軍刀機的性能優越，更可以超音速飛行，這情況下飛行員聽不到自己發動機的聲音；貝蒂有遇到超人的感覺，雖然有些羞澀，可是掩藏不了欽慕的心情，葉也因為獲得意外的熱烈反應而感到欣喜。

在中國保守的社會風氣裡，男女分校

就讀，青少年若公開約會，會受到嚴厲的批評，所以貝蒂不會對葉一見鍾情的；葉從小也是在男性團體裡長大，小學、中學和空軍官校都是清一色的男生；所以這也是他第一次單獨陪伴一位女孩子，彼此都很青澀，卻都有好感，自此之後，只要有機會可以見面，他們都不會錯過。

見蒂在家庭裡是最小的一個，有六個姐姐，一個哥哥，哥哥是家裡唯一的男孩，所以特別受寵愛著，得到特別待遇，在抗戰剛結束經濟非常蕭條的年代裡，苦難中國的一位少將軍官，要維持一家九口的溫飽是很困難的，餐桌上難得有魚肉或蛋，所以每當有好的菜上桌，她父母總是先給兒子吃，姐妹們只好吃剩餘的菜餚了，使得她哥哥總以為自己真有特權似的。

貝蒂和葉交往了一段時日之後，她發現並不是每個男人都像他哥哥那樣蠻橫，葉是那麼地溫文儒雅，對她體貼入微，同時英文造詣也很好，她真希望葉是他的哥哥。

葉的父親曾在一位廣東軍閥手下當財務長，1937年這位軍閥追隨蔣介石委員長參加抗日戰爭，葉父就將家中大小都送到香港去住，自己一個人在隨軍輾轉各地，抗戰勝利不久，全家又遷居臺灣，在那時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文是官方文字和語言，一般較富裕的家庭都會把子女送到以英文為主的學校去唸書，因此，葉的英文程度從小就培養得很好了。

葉經常幫貝蒂在英文方面下功夫，每當她得到好成績時，彼此都感到很有成就感，她高中畢業時，她父親已從軍職退休，沒有能力再去供她上大學，於是就在當地的銀行找到了一份工作；此時，她和葉終於可以公開交往了，經常一起去看電影、遊山玩水或參加舞會；有一晚，他們到空軍軍官俱樂部去參加舞會，貝蒂不但穿上時髦的衣裙，也特別打扮了一下，改變了髮型，使葉突然覺得她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不禁為之神往。

初春櫻花盛開的季節來臨，他們到陽明山公園遊玩，只見遊人如織、櫻花怒放，真是美不勝收，他們順著山坡向上找了一個比較清靜的地方，俯瞰大臺北市區，非常賞心悅目，附近有一幢二層樓的小洋房，外有圍牆，面對臺北有很好的景觀。

葉對貝蒂說：「如果我們能住在這樣的房子，那真是太棒了。」

貝蒂接著說：「如果我們能住在這房子，那我一定要在園子裡種滿杜鵑花。」

雖然葉尚未向她正式求婚，可是他們已經很自然的用「我們」這二個字了，由於空軍規定必須年滿28歲才准結婚，所以他們還得耐心等待二年呢！

1960年3月間，空軍有一架P2V執行夜間特別任務時，在大陸被擊落，機上13位組員全部殉職^①，P2V的部隊也駐於新竹，所以這些罹難者的家屬都住在附近的眷區內，其

註① 依據空軍第34中隊隊史記載，1960年3月25日共計機組員14員於任務途中撞毀於韓國烏蘇山失事殉職，為求史實客觀，加註本資料。



中一位遺孀恰巧是貝蒂家的朋友，她父母就親自去慰問這位好友，慰問是無法減少悲痛的，他們也聽到了鄰近其他家的哀泣聲，眷區裡不但可以看到剛失去親人的遺屬，也有以前有同樣遭遇的人，更有許多仍要為他們的丈夫或兒子在日後的工作安危而擔憂著的人，整個眷區都籠罩著一片淒涼的氣氛中。

貝蒂的父母受到這種淒切的氣氛感染，心情也十分沉重，更深切的瞭解到作飛行員這一行是很危險的，何況國共的戰事未了，他們當然怕看到自己的小女兒將來也會經歷這種悲傷的情景，於是決定不准貝蒂嫁給葉，花了不少精神去為她尋覓一位合適的夫婿；貝蒂在每次經由父母或姐姐所介紹的朋友見面之後，就會把經過情形告訴葉，並徵詢他的意見，葉非常瞭解身為飛行員所冒的風險，所以為她作理性的分析，絕不給予任何壓力，只有在她對葉說根本對這些新朋友沒有興趣時，他才會勸慰她並一起研究用什麼方法能讓這些追求者知難而退。

在1960年代越南的政治情況惡化，美國派遣了更多軍事顧問去協助吳廷琰政府，臺灣也成為美國後勤補給中繼站，於是新竹的美軍顧問團需要增添人手，招聘秘書，因為待遇良好，社會地位也很高，吸引了許多高學歷的女性爭相報考，貝蒂也加入了競爭，在葉悉心指導之下，她脫穎而出被錄用了，他們真是開心極了！

1962年10月初，葉接到通知說他已被遴選要去美國接受U-2飛行訓練，那時U-2是最先進的偵察機，從事最機密的任務，能被選去飛這種飛機的確是一種極大的榮耀，可是

想到要在美國受訓半年，讓貝蒂孤獨的生活著又令他感到不安，也怕她是否會落入其他追求者的溫柔陷阱裡，於是就下定決心不再等待，立刻去請她姊姊小董幫忙。

小董是一位極富有同情心的女性，盡其所能的設法說服她們的父母，再加上貝蒂堅決的態度，最後終於得到了父母的同意；葉和貝蒂立刻籌備婚事，遂於1962年11月上旬完成了終身大事，來賓以中國的古話「有情人終成眷屬」來祝賀他們，因為他們認識了已8年之久。

歡樂的蜜月時光是永遠嫌短的，由於葉奉派去美國受訓的日期定於新年假期之後，在年前必須趕著辦理出國手續。

經過半年的訓練，葉於1963年7月間回國到桃園報到，很快就完成戰備，不過貝蒂仍舊在新竹上班，雖然從桃園到新竹不過40多分鐘的路程，可是他們也只能在週末相聚。

U-2偵察機在1954年應美國政府緊急需求而設計出來，設計上是頂尖的，可是為了要達到極高高度的要求，就不得不犧牲了某些操縱和安全方面的考量，使U-2飛行員除了要面對深入敵後執行任務被攻擊的危險之外，更要為飛行安全操心，這型飛機的飛行安全紀錄是美國所有航空器中最糟的一個，服役最初三年裡，50架U-2竟有10架墜毀，11位飛行員喪生，在臺灣最初二年就有2架U-2失事，5位飛行員失了2位，這也就是空軍當局承諾在完成了10次U-2偵察任務以後，飛行員可以有選擇的權力，要繼續在空軍發展或作其它安排，依個人意願而定。

葉自忖能夠在二年內完成10次任務，他

顧慮到免得兒女成為沒有父親的孩子，所以他告訴貝蒂希望過二年再生小孩，不過並沒有解釋為了什麼？貝蒂認為他是想多共享些親密時光；不幸命運捉弄了他們，一枚飛彈擊中了葉的座機，改變了一切，讓美好的希望化為泡影。

夜幕低垂後，葉躺在床上仰望著天花板裂縫裡的蜘蛛發呆，緬懷往日的歡樂情景，腦海中不時浮現著昔日的一切情況；他記得在蜜月時看過一部電影，一對戀人在結婚誓約說的是「老死相守」，他們當時都認為這句話比我們古老的婚姻祝詞像：「愛河永浴」、「白首偕老」等更為恰切；他記得婚禮中貝蒂挽著父親的手走進禮堂時，潔白的婚紗服更襯托出她的美麗，因為有人說新郎在婚禮以前不可以看到新娘穿禮服的模樣，否則將會帶來噩運；不過雖然他遵從了這說法，可是噩運仍然降臨到他頭上了。

掛在天花板上的燈泡突然亮了，那是衛兵在隔壁替他開的，因而打斷了他的思緒；這些年來看著她由少女長大成為美麗的少婦，成為他的愛人，終成眷屬，一直都是他心靈的寄託者；於是他不禁喃喃自語地說：「老死相守」，藉此來加強他活下去的力量，他決定無論遭遇什麼折磨，他一定要努力求生存。

第二章 套取口供

從窗口能夠看到碧空無雲的藍天，葉想這應該是一個美麗的秋日，太陽從隔鄰的屋頂上照進他的房裡，窗子上的鐵條構成了幾條陰影，他起身坐在一張椅子上享受那溫暖

的陽光，讓他感到非常舒服，這短暫的寧靜的確是一大享受；在這被隔離拘禁的地方，他找不到一張友善的面孔，幸好到此刻還沒有遭到立即的威脅或羞辱。

門外有人拉開鐵栓發出的聲音將他拉回現實，一位衛兵走進房內告訴他在另外一間房間裡有一位幹部正在等他，催促他趕快穿好衣服過去。

葉跟隨那位衛兵走出去，經過衛兵室，看到靠左邊牆放了一張上、下舖的床，另一邊牆上開了一扇窗，靠右方角落有一張桌子，上面放了些雜物和一套「毛澤東選集」，這套書似乎是一種標準配備了，就像美國每家旅館都會在房間裡放一本聖經似的，不同的是聖經會放在抽屜裡面，而這套書必定要放在房間最顯而易見的地方，好像要展示戰利品一樣。

穿過衛兵室進入另外一間房，正有三位穿著不合身藍色毛裝的人，並排坐在一張長方形書桌後面，葉認得坐在中間的那位就是帶他出醫院的葛姓幹部，葉在距他們3公尺的一張椅子坐下，刺眼的陽光直接照到他臉上，因而看不太清楚另外二位的模樣，左邊一位拿了鋼筆和紙張，一定是作紀錄的。

葛對右邊那位幹部說：「小張，我們可以開始審問了。」

「是，老葛。」

「小」和「老」分別表示「青少年」和「長者」，這是中國社會裡熟朋友間常用的稱呼，但在有職稱時大都以職務來稱呼決不帶姓以表敬意；現在很明顯的葛是張的上司，何以張敢叫他「老葛」呢？使葉覺得中



軍史回顧IIIIII

共統治大陸後確實有許多改變。

按慣例的問了姓名、年齡、籍貫、階級、單位以及家庭狀況之後，小張問道：「你這次任務的目標是什麼？」

「我不知道。」葉答覆說。

「你怎麼可以說不知道呢？你從桃園起飛，經過西安、蘭州又飛了300公里去嘉峪關，然後回頭到武漢，你究竟要蒐集什麼情報去討好美帝？」

葉牢記著那「言多必失」的明訓，因為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會紀錄下來，都可以用來作攻擊你的依據；想到1956年毛澤東宣稱採「百花齊放」政策，鼓勵民眾大鳴大放，公開批判政府的政策或表達不滿之情，可是隔了一年，凡是曾經批判過共產黨的知識分子都被拘押及處刑，毛認為這是唯一可以找出隱藏著的反革命分子的方法；所以葉決定儘可能少說些話，多找藉口去應付審問。

於是葉回答他說：「U-2的計畫是最高機密，我們飛行員只知道那些應該知道的事，每次執行任務就按照飛行計畫和航圖去飛，真的不知道目標是什麼？」

「你不要自作聰明了」，小張大聲的對他說：「我們都知道U-2是間諜飛機，如果你不知道目標是什麼？那你怎樣照相呢？」

當然葉很清楚要照的目標是什麼，他知道蘭州附近有一座核子氣化物收集工廠，能生產原子彈所需的原料；也知道在嘉峪關有一個試驗場，這是中共研究發展飛彈的場所，更知道許多軍事工業的位置；不過他仍堅持少說的原則，以免引出更多問題。

「我們都是按照航圖上的標記去『開』

或『關』照相機的電門。」

「那是誰替你在航圖上作記號的。」

「我們的領航員。」

「他們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

「中國人。」「他們的名字叫什麼？」

「孫和楊。」

「那並沒有美國人參與囉！」

「是有一位美國顧問，可是我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

「誰負責計畫你們的任務，是CIA的人？」

「我實在不清楚。」

在提到可能與CIA有關的問題時，葉都答以「我不清楚」。繼續盤問下去，小張的聲音愈來愈高昂，相反的葉的聲音卻愈來愈低沉，直到最後小張失去了耐心，不禁扯著嗓子大叫道：「你這個頑固的蔣匪幫，你不知道自己對中國人民犯了多麼嚴重的罪行？你替蔣介石作幫兇要阻止偉大的毛主席去解放臺灣人民，你把國家的機密出賣給美帝，你是國家的叛徒，你以為美國人可以保護你們，其實美國只是紙老虎！你難道不記得美軍在韓國被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打敗被迫和談的，不久蔣匪幫的血將會被用來清洗臺灣，你不如及早把真相說出來，假如你仍舊愚蠢得不說實話，那你遲早會後悔的，我們是有耐心的，總有一天，你會乞求我們再給你機會老老實實的招供。」

葉保持沉默，房間裡一片死寂，時光似乎也停頓了，後來還是老葛打破了沉寂：

「老葉，我想你今天大概還沒有準備好，對我們的政策還不夠瞭解，偉大的毛主席

席告訴我們對坦白的人要用寬大的方法對待，對頑固的人必須嚴厲的處罰，對提供消息的人給予獎賞，所以你回去再好好的想想吧！」

「葛主任，我實在不能把根本不清楚的事，瞎編一套來騙人啊！」「不要叫我主任，叫我老葛好啦！我們現在停止審問，你回去後澈底的去想清楚吧！」在老葛旁邊的另一幹部開了門叫衛兵進來把葉送回房去。

次日，衛兵又把葉帶去審問室，葉發現老葛不在場，就想到今天將很難招架了；出乎意料，小張的態度竟完全改變了，先打了招呼，就問葉何時加入U-2部隊的？在那裡受U-2的飛行訓練？出了幾次任務等無關緊要的問題，審問的口氣也不像上一次那樣咄咄逼人；小張又問他：「從我們的紀錄看來，每當我們飛彈的導引雷達一打開，U-2就會立刻轉向飛離飛彈陣地，你們飛行員究竟靠什麼能知道已接近飛彈陣地的呢？」

「我已經說過飛行員所知道的都是該知道的，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其他飛行員是怎麼做法。」

「老葉，你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啊！根據我們飛彈部隊報告，說他們只要一打開雷達，你們U-2就會掉頭，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葉記得他的座機被擊中而爆炸隨即被拋出座艙，根本沒有機會去按儀表板上的紅色按鈕，這個按鈕是引爆那裝在機密電子裝備裡的炸藥，以免洩漏機密，解放軍是否在飛機殘骸中找到了那沒有「自毀」的「十二號系統」，知道了一些它的功能，所以他得小

心回答有關「十二號系統」的問題。

葉略加思考就回答道：「在U-2儀表板上有一個小型的顯示器，當我們看到顯示器出現一條閃動的光束，再加上旁邊的紅色警告燈也閃亮，耳機中也有「嗶、嗶」的訊號時，就要立刻向光束的反方向轉去，以躲避飛彈攻擊。」

「那個顯示器是怎樣發現飛彈陣地的？」

「我不清楚，因為我們飛行員並不是工程師，只曉得如何去使用它而已。」

「你不要再裝迷糊了，反正我們解放軍空軍在偉大的毛主席指導之下，遲早一定會弄明白這個顯示器是這麼回事，即使我們不知道究竟，不過我們仍然能夠把你們的U-2打下來，你想知道你是怎樣被擊落的嗎？那就是我們把四個飛彈營的陣地排列成一條線，使得你走投無路。」

這次審問持續到小張認為夠了才停止，葉才得以休息。後續的審問幾乎都在問有關RF-101偵察任務的情形，這是葉在加入U-2中隊以前所飛的飛機，他知道中共對RF-101的情況知道得非常清楚，因為在1961年8月吳寶智少校飛RF-101作偵照任務時被米格機在靠近福州的地方擊落，吳跳傘被俘，不久他在中共的電台廣播向RF-101的飛行員號召駕機去大陸和他一起幹，又說解放軍空軍對待他非常好，當然大家都知道，這是經過中共洗腦後產生的結果。

這些問題對葉沒有造成困擾，因為吳寶智想必早已和盤托出，根本沒有再隱瞞的必要了。



RF-101是一架雙噴射發動機的超音速偵察機，葉是1960年到沖繩去接受飛行訓練的，第一次駕RF-101作大陸偵照任務是1961年6月間，得到非常豐碩的成果，把大陸東南沿海最新完成的五個機場照得很清晰，這項重要情報呈報到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面前，為了表揚他的成就，蔣總統特地到桃園空軍基地去召見他，並與葉在RF-101飛機前合影，這可以說是一項殊榮了。

類似的審問繼續著，有一天，小張從資料裡拿出二張照片要葉指認是些什麼人，在什麼場合裡拍的，這是毫無困難的事，第一張照片是在舞會中拍的，照片裡的飛行員和眷屬（舞伴）都顯得很開心的樣子，其中有好幾位飛行員是在吳寶智被俘後才到隊的，所以這一定是不久前的照片，就將他們的姓名說出來，保留了幾位新進者的姓名，就說不認識他們；地點則在軍官俱樂部。第二張照片好像是在夏季拍的，因為在游泳池旁邊烤肉，烤爐在冒煙，一位由美方HYCOM照相機製造廠的代表ED HELSBURG手持鐵叉正在烤肉，右邊一位是美方U-2的飛行教官RUSS EAGLON穿著游泳褲準備下水，HUGH S.是美方的經理，JAMES TRAVIS 是發動機商普惠公司的代表，盧錫良上校是黑貓中隊隊長，中隊作戰長包炳光中校，飛行員僅有楊世駒中校一位，他們都穿短褲在躺椅上坐著，正在喝啤酒聊天。葉就對小張說：「我認識照片上所有的中國人，那些洋人因為很少和他們接觸，所以不知道他們的姓名和職務，更何況他們在桃園工作時用的都是化名。」

「老實告訴你吧！我們知道照片上所有的人是誰。」小張顯得很得意地說：「我只是要讓你知道我們的情報人員有多大能耐，早已把你們中隊全部人員和所擔任的職位搞得清清楚楚了。」接著就唸出一串U-2中隊的人名和階級職位，可是沒有美方的資料，葉搞不清楚究竟是他們沒有這些情資呢？還是小張根本不會英文。

「你既然已經那麼清楚，那又何必再問我呢？」

「我就是要看你有沒有說謊。」

葉只好沉默以對，可是心中不禁起了疑問，為何臺灣和美方的反情報人員無法阻絕中共間諜在臺灣的活動呢？他仍記得在中隊時曾被一再要求絕不能對任何人透露與工作有關的事，包括父母、妻兒在內，相信所有人都會按照要求做的；葉想小張是否在唬他，想套取更多消息去印證他們所得到的情資是否真實，所以一切仍要小心去應付才對。

連續二個星期的審問後，沒有衛兵再來叫他去受審，這時候，葉卻反而擔心起來了，因為他發現小張在審問過程中一再反覆的問某些問題，卻是以不同的方式提問，並且重覆的說：「老葉，你一定漏掉了什麼吧！再仔細想想看，想清楚了再告訴我們真話吧！我們有耐心等你提供正確的答覆。」這也讓葉看出有些問題根本是故意設好的陷阱，讓他上當後說出不同的答案，只要有不同的答案，就會引來更難回答的問題；所以就努力去記憶曾經回答小張的答案，他想如果有紙和筆就可以全部記下來參考了，但又

怕留下任何記錄，給他們當作把柄來指責你欺騙或賣國；他更牢記著千萬不能承認知道U-2蒐集到的情報是要和「美帝」共享的。

小張不知是否找不到什麼新的問題來問呢？或者他認為葉實在沒有新的資料可以供給他們；所以後來的審問幾乎完全在應付公事，不但時間縮短，每次的間隔也更久了；所以葉在斗室裡多半是躺在床上看窗外那一小塊天空而出神，季節在改變著，鄰近屋子頂上結了霜，在太陽照射時發亮，強風吹來時把窗戶刮得顫抖不已，窗縫透過來一陣陣寒意，幸好有一條棉被幫助禦寒，身上傷口所結的痂已經脫落，但偶爾仍會發癢，不過體力倒是恢復了，如今處在這種身不由己的狀況下，除了忍耐之外，根本無能為力了。

約1個多月以後，老葛又加入審問工作，在例行的一些問和答之後，老葛說：「老葉，你還沒有向我們坦白，我們知道在U-2部隊裡，老美比中國人多，你卻說不知道他們是幹什麼的！你還記得我們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在醫院看你時對你說的話嗎？他說：「假如你想回臺灣和家人重聚，那等調查完畢後，我們會放你回去的！不過我希望你能看清楚大陸同胞的生活已有多大改善，國家也已有多大成就。」接著老葛又說：「如果你不想早點完成調查，那我們也幫不上忙了。」

葉依稀記得在手術後的恢復室裡，有一群軍人去看他，當時還不十分清醒，只看到領頭的那位穿著剪裁合身，質料講究的制服，他很權威的說過一些話，好像與臺灣有關，葉在半清醒狀況下，沒有聽清楚講得是

什麼？究竟他是誰？現在由老葛口中重覆這段話，倒令葉很驚訝，他心裡盤算著日後有適當的時機，就可以用這段話來請求回臺灣去，這番話帶給他一線希望。

「我已經盡我所知的坦白告訴你們了，至於那些連我都無法確定的資料，不知道對你們又會有什麼用處呢？」

「你對我們共產黨還不夠信任，解放軍空軍那麼優待你，而你卻一點也不感激，我們不但救了你的命，還替你療傷，幫你復原，你要睜大眼睛看看，共產黨在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對中國人民作出了多大的貢獻。」

「你們把我關在這間小房間裡，我怎麼能夠看到你們所作的重大貢獻呢？」

「你難道從來都沒有看過我們每天給你的報紙嗎？從今天開始，你要好好地去看「解放軍日報」，而且要寫你的意見，小張，由你負責檢討他的意見，並且要教他懂得感謝我們的黨。」

葉本來在無聊時，只會瞪著窗外天空出神，現在則要看那份「解放軍日報」，還得表示意見，首先要設法認識那些簡體字才行；看過以後覺得這不像一份專業的新聞報紙，完全是在宣揚共產主義的教條，所報導的新聞也是說人民在毛主席領導下拼命的完成了一條道路、一個水壩或者增產了多少糧食，撰稿也注重在批判反革命思想或行動，鼓勵人民檢舉隱藏著的反動分子，看完之後他倒盡胃口，可是為了要應付檢討，那就不得不看了。

「老葉，你還有什麼想說的嗎？」在審



問結束時間他。

「我知道共產黨待我很好，可是天氣愈來愈冷，我沒有厚的衣服禦寒。」

「小張，你負責辦這件事。」

一星期之後，小張給葉送來了一些厚衣服和日常用品，並說：「毛主席要我們好好的照顧戰俘，你可以得到我們初級幹部的待遇，每個月領人民幣6元的薪水（約合美金1元多），我會替你保管這些錢，你需要什麼就告訴我，我可以派士兵去買來給你。」

從此，葉開始以看報來打發時間，而且勉強作些摘記作表示意見之用；小張看過他的意見後都會作出一些批判，而且幾乎都在批評葉充滿著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的思想，也是腐敗的象徵。

1963年12月底，報紙上報導飛彈第二營營長岳振華因擊落U-2飛機而受獎勵，成為「空軍戰鬥英雄」，記者專訪了這位英雄後，就撰文報導他研究一套新的戰法可以縮短飛彈射控雷達開機到發射飛彈的時間。當時他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就是要等到將要失去發射時間之前的最後一刻才同時發射飛彈和打開雷達，這樣終於成功地擊落了U-2，在文中也提到飛機的殘骸在那裡找到，不過卻隻字不提飛行員的下落。

葉真希望這報導也釋出飛行員被俘的真相，那香港的一些左派報紙一定會加以引用，這樣在臺灣的家人就能得到他仍活著的消息，但報上根本不提，讓葉感到很沮喪。

隨著時光流逝，葉和衛兵之間的關係已逐漸輕鬆了些；知道那位較年輕的姓王，才18歲，他每天替葉送三餐飯食，是唯一有

機會聊天的人；食物大致是玉米或小米稀飯及一些醬菜作早餐，中午則是米飯或饅頭，青菜豆腐作菜餚，晚上是濃厚的稀飯或湯麵；魚肉難得一嚐，缺少脂肪和蛋白質，每餐雖都吃飽，可是葉很快就覺得餓；到中國新年，中午吃菜肉餡的餃子，葉吃得津津有味，就和王姓衛兵聊天，葉說：「這水餃真棒，你喜不喜歡吃？」

「我不知道，因為我們都在大食堂吃飯，你吃的是小灶，是專門給幹部們吃的，你知不知道你一直就比我們吃得好，我們的主食不是玉米就是高粱做的饅頭，能吃到米飯那簡直是特別待遇了。」這是王姓衛兵回答的話。

「我吃了這伙食，在下一餐之前就已經很餓了，那你們不覺得餓嗎？」

「肚子餓？我想你根本不知道真正的飢餓是什麼味道。」

王於是告訴葉說他參軍前住在大陸西部高原省份，收成季節之前人民都在挨餓，只好吃樹皮草根來充飢，即使塞飽了肚子，卻仍有飢餓感，尤其在1961年全國大荒災時，情況更糟，所以他才參加解放軍當兵，因為中共政府對軍人比較好，至少可以吃飽。

最後王又說：「我們能得到毛主席供給的食物已經算很幸運的啦！不像臺灣的老百姓只有香蕉皮吃。」他這些話讓葉聽了幾乎笑出來，於是就問他：「如果大家都吃香蕉皮，那香蕉肉又到那裡去了呢？」王聽了也覺得不合道理，就說：「反正這是我們領導告訴我們的。」次日早晨，小張到葉房間來，指責他在革命園地裡「栽種毒草」，更

把王姓衛兵調走，因為他未能與「反革命分子」劃清界限，此時，葉更確定他的一舉一動都是被嚴密監視著。這件事之後，監管他的衛兵經常在更換著，幾乎天天都有陌生面孔出現。

這時候中共正展開所謂的「學習雷鋒」運動，「雷鋒」是一個普通士兵，有個艱苦的童年，參軍後他寧可犧牲自己去拯救他人，僅僅22歲就死去了，在他的日記裡寫滿了對毛主席的忠心，發誓永遠追隨毛主席的領導毫不留情的去消滅階級敵人，這是報上所報導有關這個行動的消息，其他又報導學生們幫苦力拉板車，許多人省下錢來救濟受飢餓的人，更有人在群眾大會訴苦，嚴厲譴責以前的國民黨政府迫害人民，描述參加群眾大會者群情激昂，誓言要打倒所有的階級敵人，宣誓追隨毛主席去和反革命的敵人鬥爭，並要徹底消滅他們。

究竟誰才是階級敵人呢？似乎沒有明確的定義，那些地主及家屬不是被處決就是沒收了所有的一切，掃地出門；葉無法認同的是對國民黨的譴責，本來地主和佃農的關係自古就如此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並非國民黨造成的，反而在臺灣完成了不流血的土地改革，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的要求；何況國民黨領導革命，建立民國，又苦戰8年打敗了日本軍閥，中國從次殖民地提升為聯合國五大發起國之一，要說國民黨所犯的最大罪行，就是把中國大陸葬送給中共，讓他們可以有機會抹殺國民黨所有的功績。

葉當然不能對所謂學習「雷鋒」運動作不好的批評，可是小張卻不斷強調這個運動

對群眾的重要性，所以葉也應該有此信念；葉看到報紙上有時報導說國民黨在美國幫助下，可能會突襲大陸，使他聯想到中共發起這項運動是否要使人民更憎恨國民黨；幾年以後，葉終於發現這個運動的主要目的，就是藉以徵召年輕的一代加入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行列，支持他在即將來臨的政治鬥爭中獲得勝利。至於「雷鋒」的故事根本是一大騙局，那日記也是無中生有捏造出來的，以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能寫出令人感動的故事嗎？那些宣揚他做好事的照片，也都是經由官方一手安排去拍的，貧窮的農村能有錢買照相機嗎？

夏日炎炎，小房間裡面很悶熱，葉就坐在窗邊涼快一下，衛兵給他送來晚飯和解放軍日報，他的目光被報上的一條標題吸引著，那標題是「又一架蔣介石匪幫的間諜飛機被擊落」，內容僅提及飛機在福建被解放軍空軍擊落，日期是1964年7月8日，並沒有提到是那型飛機以及如何擊落的，只強調「蔣匪幫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侵犯企圖都注定是失敗的。」

又過了些日子，老葛來看葉時拿了一個金戒指給他看，葉看到戒指內環刻著「葉秋英」三個字，立刻就知道這是李南屏的結婚戒指，葉秋英是他太太的姓名，以前葉看到李南屏一直戴在手上的，使他想到李一定遭了毒手。

李南屏是葉很要好的同事，他們都曾飛RF-101作大陸偵照任務，並且一起去美國受U-2的飛行訓練，然後回桃園工作，那報上所說被擊落的間諜飛機一定是他飛的！葉又



想到在1962年9月初，他和李南屏正在沖繩的KADENA基地飛RF-101的模擬機，作全天候飛行訓練，離開臺灣前，陳懷託他們將老美朋友幫他買的小東西帶回來，但是他們到沖繩還不到一星期，就得到陳懷駕著U-2深入大陸腹地作偵照任務被擊落的消息，他們都感到惋惜不已，陳懷是一位非常友善的人，當時未料到他們三位都注定了會遭遇同樣的命運——在二年以內一個接一個地在大陸執行U-2偵照任務中被擊落。

李早葉三年畢業，妻子和二位可愛的孩子住在桃園基地附近的眷舍，葉和他們全家都很熟，經常去他家玩，李夫人是一位溫柔的家庭主婦，葉想到這個壞消息傳到她耳裡必然像晴天霹靂一般，也想到他自己失去自由也8個多月了，家人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願他們都能安然渡過。

老葛問道：「老葉，你有沒有看過這枚戒指？」

「我當然看過，不知你們在那裡弄來的？」

「這點並不重要，你知道這是誰的戒指？」

「是我的同事李南屏的。」

「你把這名字寫在這張紙上。」

葉就照老葛的意思寫了「李南屏」三個字，並隨口問道：「他是不是前些日子被打下來的飛行員？他情況如何？」

「目前我還不能告訴你，你確定這是他的戒指？」

其實，用不著老葛告訴他，他相信李南屏一定遇難了，他們只想用戒指來求證飛行

員的名字而已，所以才會要他去辨認。

第三章 動盪不安

凜冽的西北風吹得窗子格格作響，這是冬季來臨的信息，葉被俘後囚禁在這間小房間裡已快一年了，他覺得最近每天送來的飯菜大有改善，似乎大陸已經從前幾年的飢荒中逐漸復元；報紙上也著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五週年相關消息的報導，除了慶典的籌備工作外，全部是在頌揚共產黨的功績。

每次和小張見面慢慢的變成像上課一樣，除了討論政治有關的問題，不再追問有關U-2的事了，大概他們覺得不那麼重要。

在一次與老葛見面時，葉問他說：「老葛，我的調查該做完了吧！那我幾時可以回臺灣去呢？我非常想和父母、妻子相聚。」

「記得劉司令員告訴你的，要多學習認識中國進步的狀況，在這個主題上我們還沒有看到過你的意見。」「把我關在這小房間裡，我怎麼能看到你們所作的成就呢？」「報紙上難道沒有報導過這些事嗎？」「所有的報導都寫得那麼好，不過我無法確定這是不是有些誇大。」

「老葉，真想不到你依舊那麼頑固。」談話到此中止；還好過了一個星期小張來通知葉把個人衣物打包準備搬家。

葉問他：「我又要去那裡呢？」

「到北京的另一個招待所。」

「為什麼要搬到那裡去呢？」

「我也不清楚，是上面的命令。」

這一道命令引起了葉某種程度的疑慮，

雖然不像當初搬出醫院那樣擔心，因為一年來的監禁，使他學得更精明了，知道去憂慮將來的事是毫無用處的，因為在大陸一切都無法預料的。

一輛黑色小巴士把葉、小張和一位士兵送到一個門禁森嚴的大院子裡，停在一幢單獨的房子前，他們走進客廳，小張向一位來接他們的幹部說：「老趙，從現在開始，葉常棣就交給你管啦！」

於是葉被帶領著走過玄關進入一間小房間，玄關裡有二位衛兵在守衛，他想這一定就是小張說的「招待所」了。

這間房比以前的那間要寬敞得多，狀況也好些，書桌上除了擺著一套紅封皮的「毛澤東選集」之外，另外有一本和手掌般大小的紅色小冊子，封面印著「毛語錄」，鮮明的包裝特別引人注目，葉也聽到不遠處有廣播的聲音，有新聞，也有政府的政令宣導以及一些革命歌曲。

老趙和這些衛兵看起來不像以前那些人那樣的充滿敵意，不過，老趙的舉動可以看到他是毛主席的忠誠追隨者，永遠把那本「毛語錄」放在口袋裡，每當他對葉所作的讀報心得有所檢討時，他要求葉對掛在牆上的毛澤東肖像鞠躬，再要葉一起唸「毛語錄」，這必定是中共慣用的一套方式吧，所以他也不得不跟著做。

中共對新聞自由是完全不重視的，所以在廣播中除了新聞之外，也有些街坊間日常生活的消息，似乎人民對生活有所改善感到滿意，從來也聽不到膽敢批評毛主席所發動那可笑的「大躍進」運動，其實這個運動把

全國的經濟都搞垮了，只好推到是旱災所造成的，讓人民生活在飢餓之中，更有人怪罪大家沒有確實遵照毛主席的指導去澈底剷除資本主義分子的根，才造成這種局面。

當時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太太王光美曾到鄉下視察，寫了一篇很出色的文章叫「桃源的經驗」，詳細地敘述鄉村官僚的腐敗，於是一項全國性的「四清」——清工分、清帳目、清帳務、清倉庫的運動立即展開，數千名城市裡的幹部和知識分子被派往貧窮的鄉村去作清理工作，重新分配財產、分發糧食及記錄工作要項等。

解放軍日報的主筆仍不斷鼓吹毛主席對抗資本主義的言論，國防部長林彪也經常吹誦毛主席是最偉大的領袖，最偉大的司令員，最偉大的導師和最偉大的舵手，他命令解放軍都要澈底服從毛主席的領導；為了嘉許林彪的奉承，毛澤東宣稱「解放軍的優點就是具有正確的政治意識形態，全國軍民都應該向林彪元帥和解放軍學習」。

1964年12月下旬，報上登載有一架國民黨的RF-101 偵察機在浙江溫州附近被米格機擊落，飛行員在海上跳傘被大陸漁民救起，這次卻將飛行員的名字公布，他是謝翔鶴並附有一張相片，可以看到謝穿著飛行衣站在2名解放軍前方，神情沮喪，謝和葉同時在飛RF-101而且很熟悉的，深深為他的被俘而悲傷。

1965年新年期間，報上又刊載著另一架U-2被擊落的消息，算起來這已經是U-2在大陸被擊落的第四架了，特別頌揚飛彈部隊的幹部以智慧的戰法在午夜裡把U-2擊落，飛機



的殘骸在內蒙古包頭附近找到，不過依然沒有隻字片語提到飛行員的情況，葉不知道這又會是誰，因為在他出那趟倒楣的任務時，隊上三位資深飛行員均一一飛完任務即將離開黑貓中隊，剩下的李南屏已在半年前陣亡，那必然是一位後來加入行列的人。

約2個月左右，報上又登著一架RF-101在廣東汕頭附近被米格機擊落，飛行員張育保殉職；翌日，老趙興沖沖的跑來看葉，提到最近解放軍空軍在打擊國民黨入侵大陸領空的飛機，所獲得的一連串輝煌戰果之外，又說了許多老套的宣傳用語，使葉感到啼笑皆非，無言以對。

葉發覺到中共對U-2和RF-101的飛行員用不同的對待方式，若U-2被擊落絕口不提飛行員的下落，可是卻非常詳細的報導RF-101被擊落的全部經過以及飛行員的狀況，可能由於二者運作狀況不同的原因吧！U-2是中華民國和美國合作的特別計畫，而RF-101則由中方單獨執行；如果是這個原因，那中共可能認為U-2飛行員還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價值，一旦有機會和老美談判時，或許可以拿出來作為籌碼，因此就高度的保密；葉以前就聽說從1953年韓戰停火協議完成後，中共和美國在「華沙」保持著一條公開的外交管道，是否因而中共對U-2飛行員較為優待，可是卻秘而不宣的原因；這也使得葉更加迷茫，不知道家人要幾時才會得到他仍然活著的消息。葉也記得美國的U-2飛行員鮑爾斯在蘇聯境內遭飛彈擊落被俘，拘禁了21個月以後，終於以換俘方式與蘇聯被CIA拘捕的間諜RUDOLF ABEL上校交換而得以返回美國

這事件；不過他無法猜測中共是否也會有以他來作籌碼的打算，只要中共不公布他的存在，那絕對不會提出任何交換的條件。

每當老趙為了強調他的看法，一定會背誦一段毛語錄的話，並不管這段語錄和他的論點有沒有關聯，葉知道這是在共產黨嚴密控制下求生存的法則；於是他也開始去看「毛澤東選集」，看了一些之後，他覺得很難接受，因為它的內容與實際情況差異太大，而且由於在不同時期寫的，其內容既不連貫，更相互矛盾，含義也不明確，可以隨個人的意見去解釋，因而使許多人就靠這種狀況去獲得個人的利益。

園子裡的梅花綻放了，這已經是1965年的初春，溫和的天氣讓人很輕鬆，此時老葛又來看葉，他打招呼說：「老葛，好久不見了，近來好嗎？」

「忙死啦！毛主席說：『全國上下都要向解放軍看齊』，我們政治部負責派遣了許多小組在學校、工廠和公社去講述毛主席的思想，大家都非常忙，還不知道要忙多久呢？啊！我很高興聽到你已經在學習毛主席的思想和語錄了。」

他們開始討論看看葉究竟已經從這些書本裡學到了什麼？雖然老葛對他有些觀點不認同，不過看起來好像很滿意葉的態度有了轉變，臨去之前，老葛對老趙說：「在你有空的時候，不妨帶老葉去看看電影或者進城去了解社會進步的情況。」

這真是個好消息，葉想終於有機會到外面去透透氣。一天晚上，老趙率同衛兵陪葉去附近的一間電影院，戲院裡破舊的情況倒

並沒有使葉驚奇，不過裡面擠滿了人，聲音非常嘈雜，這真是一個新的經驗；他們在後排找了三個座位，葉坐在中間，可能是葉說話時有南方口音引起了前排一個人的好奇，就回過頭來看他們，那衛兵立刻對他大聲說：「有什麼好看的，少管閒事。」那人不發一言乖乖的轉回頭去。

放映的影片水準很差，離不了共產八股，對白像在呼口號，情節也不外是資本主義的剝削和迫害然後如何受報復，葉覺得很厭煩，可是其它觀眾似乎很有興趣似的，大概在大陸，除了電影以外，根本沒有其他娛樂可言。

看過幾次大同小異的電影之後，葉感到興趣索然，天氣也熱起來了，戲院沒有空調，抽煙的人又多，既悶熱又受煙薰，令人難以忍受，可是每次來往電影院時的散步，對一個被限制在一間斗室裡過單調生活的人來說，那的確是一種愉快的調劑方式。

中共把4架被擊落的U-2殘骸集中並加以組裝成近似原貌後，陳列在北京軍事博物館前作公開展覽，老趙帶葉去參觀，排著長長的隊，在警察指揮下群眾慢慢地向前移動，在這炎熱的天氣下，隨著人潮走需要很大的耐力，他們終於走到這4架拼湊起來的U-2前，可是仍保持著一段距離，不准接近機體的；有些人看過之後大感失望，覺得無法與神秘的傳說相提並論。

有一個參觀者說：「這簡直是浪費時間，這些都是真的U-2飛機嗎？如果是真的，那飛行員又在那裡呢？」

老趙很得意的對葉說：「這個笨蛋一定

想不到那飛行員就在他旁邊。」

走進博物館內，他們看到了陳懷所穿的壓力衣和飛行頭盔以及一些飛機上的附件等。

從北方蒙古來的高氣壓帶來了涼爽的氣溫，帶走了都市裡的陰霾，北京已到了秋高氣爽的季节，老趙又帶葉去參觀國家歷史博物館，它位於天安門廣場東方，天安門是紫禁城的南門，在天安門廣場的另一端有一座革命先烈紀念碑，西側整個被人民大會堂佔用；他們坐公車到附近，走進天安門廣場，看到這個巨大的廣場，老趙說足以容納50萬人，人民大會堂也有個1萬個座位的大禮堂，29間用中國29行省命名的會議廳，這些巨大的建築，的確給葉極為深刻的印象，不得不同意中共確實為國家作了一些特別的貢獻。

在博物館裡參觀了很久，其中有些展示的資料使葉認為是中共主觀地在改寫中國近代史蹟，因為他很清楚在8年對日抗戰中，日本人屠殺了幾百萬平民，國民政府在蔣介石委員長領導下，以劣勢武器及兵力，堅定的和日本人浴血奮戰，終獲最後勝利；老一輩的長者都明瞭國軍是如何英勇的在抵抗日軍，而中共卻在艱困之際採不合作的態度。1945年戰勝後，所有在華日本軍隊及武器等都向國民政府投降繳械，並不是向中國共產黨投降的，可是展示的資料則似乎抗戰勝利完全是共產黨的功勞，國民黨只會貪污和剝削勞工及農民。

大陸人民經過了那段災荒的苦日子，現在肚子能吃得飽，已經感到很滿足了，於是1966年農曆春節就在熱鬧的氣氛裡歡度，



不幸在政治方面的動盪卻正展開中，報上以評論員口吻的文章批判一齣正在北京上演並極賣座的戲——「海瑞罷官」——批評這究竟是一齣純藝術性的戲呢？還是一股政治暗流。

海瑞是一位正直賢良的好官，對明朝忠心耿耿，只為他公開批評皇帝一些不恰當的政策而遭整肅罷官，1959年彭德懷元帥也因為批評毛澤東的「大躍進」運動及倡導「人民公社」與「土法煉鋼」這些政策，就從國防部長的職位被免職並下放監禁；這齣戲好像在突顯彭德懷的遭遇如同海瑞一般，成了現代的海瑞；此時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率領一批左翼打手，惡毒攻擊這齣戲的作者，當時的北京副市長。實際情形是劉少奇領頭的行政系統務實派與毛澤東親自領導的強硬派發生衝突；報章雜誌以及廣播中出現了許多政治上的新名詞，例如：資本主義同路人、修正主義者、牛鬼蛇神、文化革命等等。

暮春時分，一份由中共中央委員會核發的文件成為「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導原則，這個運動是將目標對準了黨、政、軍裡面所有的中產階級分子，毛主席的紅衛兵從學校組織起來，所有課程都停止，學校裡的教職員就成為第一批遭受批鬥和羞辱的人。

1966年7月報上有一則報導毛主席在武漢附近的長江裡游泳的消息，引起許多人驚訝，因為毛已是73歲的老人，竟然能在江流湍急之中游泳，有點不可思議；自從「大躍進」運動失敗，毛已很久沒有公開露面，也鮮有他的消息；就在解放軍日報刊載了毛在

江中漂浮的照片以後，不到一個月毛就出現在天安門上，親自接受來自各地上百萬紅衛兵的膜拜，這顯示毛又取回了實權。

轉眼又是秋天，老葛來看葉，他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來檢討葉進步的情況了，原因是他又升了官，擔任更重要的職務，葉想是否能利用這個機會向他請求回臺灣。

「老葛，我被關在這裡已快3年了，我已經看到了你們黨的偉大功績，不知道我幾時才能釋放回臺灣去呢？」

我的家人一直都不知道我的生死；那位美國的U-2飛行員被蘇聯也才關了2年就放回去了。」

「老葉，你一定要多忍耐些，目前所有高級幹部都非常忙，你該知道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啊！」

「中國實在有太多的運動，我想「文化大革命」也不過是另一個運動而已；如果我的案子要上級批准，那請你多幫幫我的忙吧。」

「這次運動可是完全不同的，你等著看吧！下星期在天安門廣場正好有一場大集會，老趙，你替老葉去弄一張許可證，讓他也見識一下這個集會。」

這種許可證可不是輕易能弄得到的，不過有了老葛的囑咐，總算取得許可證，這天拂曉，葉被喚醒後不久，老趙和衛兵帶葉很快坐上一輛軍用吉普車，行駛了一陣，在一幢高大的建築物側門前下車，守衛者仔細檢查了老趙帶來的文件等，並逐一搜身之後，才放他們進去，走到二樓後窗口，這裡能夠很清楚的看到整個天安門廣場，此時太陽剛

出來，葉看到整個廣場擠滿了人，只見一整片黑鴉鴉的人頭鑽動，依老趙的說法，這裡至少有50萬人！學生裡有些看起來才10幾歲，每個人的手臂上佩帶著一個紅色臂套，上面印著金色的「紅衛兵」三個字，盤膝坐在地上，由解放軍負責人帶領著高唱革命歌曲、唸著毛語錄或高呼口號來提振他們的精神，因為他們都由各地長途跋涉趕來，睡眠不足，顯得很疲憊的樣子，在天安門廣場周圍的牆也貼滿了大字報，從前葉在人民大會堂前所看到的那些美麗的花朵，現已一無所存，只剩下一堆野草。

約1個小時後，看到人群開始活動起來，廣場裡所有學生都站了起來，同時每個人右手都持著毛語錄，舉得高高的並不斷左右搖動著，口中高呼「毛主席萬歲」，葉得到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林彪站在他後面一步左右，也手持毛語錄在揮動著，很快那些聲音已成為嘶吼了，甚至有人竟放聲大哭，也有人暈倒，這幅景象，使葉感到驚懼，究竟是什麼魔力使這幾十萬人進入忘我的失神狀態？看來共產黨真有一套控制人民思想的特殊方法。

在毛澤東和他的隨扈人員離開天安門城樓後，老趙帶葉搭乘公車回去，葉看到即使坐公車也得先出示那本紅封面的毛語錄才准上車，此時他才體會到老葛所說的「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一場不同的運動，整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動，不但學生加入紅衛兵，也有許多人在手臂上套著紅臂章到處貼大字報，喊口號，這些都不外乎是「打倒某某某走資派」、「徹底消滅某某某修正主義者」或是

「毀滅某某某中產階級反動勢力」等。

公車遇到遊行隊伍通過而停下，一群由鑼鼓手帶頭的紅衛兵一面走一面高呼「造反有理」、「毀滅舊封建才能建設新社會」、「粉碎階級敵人不能手軟，否則將會反撲的」，隊伍中間有一些被迫害者，用繩索綁住拖著遊街示眾，每個人脖子上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各種醜惡的話，頭上戴著圓錐形的高帽，寫上「牛鬼蛇神」或「臭老九」等，「老九」是毛澤東指示的知識分子的社會層級，被歸為第九類公民，「臭老九」表示那些未能跟隨毛澤東思想的頑固知識分子，也就是階級敵人。

下了公車走回招待所途中經過電影院門口，葉想到老趙已經有好幾個月沒有帶他看電影了，於是問道：「老趙，你幾時有空再帶我來看電影啊！」

「這間電影院已停業改作鬥爭大會的會場了，不再演電影啦！」

「那一定是有太多的鬥爭大會，才停映電影吧！」

「以後或許會更多的。」老趙以預料的口吻回答著。

這種鬥爭大會是共產黨慣用的一種群眾運動，在革命初期，將農民集合起來去看地主或富農被處決的情景，鬥爭大會是虐待階級敵人的手法，強迫被鬥者穿上奇裝異服、雙手反綁在背後、頭抵著地跪著，受共產黨煽動的人帶頭用惡毒刻薄的語言去辱罵他們，以莫須有的罪名加以指責，並且要他們認罪，坦白那些無中生有的過錯，並表示懺悔請求寬恕，大多數都以打罵收場。

老趙預料得不錯，1966年底天安門廣場紅衛兵有八次大集會，據報導說有250萬人參與，除了天安門廣場，也擠滿了長安街，這是一條穿越北京市中心東西向的十線大道，毛主席站在吉普車上檢閱他們，林彪也在多次集會中發表談話，呼籲紅衛兵學生們從學校裡衝出來，去消滅那些「舊觀念、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氣」，在毛澤東認可及解放軍的支持下，紅衛兵在全國各地造反，公開的攻擊階級敵人的家庭，把許多珍貴的古董及藝術品加以破壞，燒毀了許多書籍，對物主無情的辱罵；警察部門宣稱：「如果紅衛兵因憎恨階級敵人而傷害他們時，警察不必予以阻止。」不久，工人和農人也組織起紅衛兵來了，加入了這場動亂，到處趁火打劫，恣意報復各自的敵人，形勢成了完全失控的局面。

招待所附近的廣播似乎也被紅衛兵控制了，每天除了誦讀三次毛語錄外，就不斷地譴責某些人的罪行；有時也可以聽到遊行隊伍經過招待所時敲鑼打鼓和喊叫的聲音，想必又有人要受罪了。

葉從廣播裡弄明白了他們所稱的階級敵人是包括所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翼分子、賣國賊、外國間諜、資本主義同路人或者知識分子。如果紅衛兵來審問葉的話，那必然會把他列入右翼分子、賣國賊、外國間諜，真難以想像會遭受到什麼樣的折磨呢？

但願解放軍空軍不會把他交給紅衛兵，他每天都在憂慮著這問題；幸好，這拘禁著他的小房間，在文化大革命動盪不安的歲月

中，成了他最佳的避風港。

被紅衛兵檢舉的目標逐漸轉向共產黨員，在1967年初，媒體開始對政府行政部門的高幹提出指控，矛頭指向國家主席劉少奇，說他是「蘇修派」、「中國的赫魯雪夫」，數月後，竟取消了他的國家主席職銜，紅衛兵公然在國務院會議廳門前批鬥他，警察和軍人站在周圍，並未加以阻止，反而在一旁看熱鬧。

1967年9月間，又有一架U-2在上海南面被擊落，大概新聞人員都集中注意著文化大革命，所以只在報紙的角落上登了小小的一則消息，簡單的報導導彈部隊擊落了一架U-2的事，飛行員的狀況依然全無，葉想只要U-2任務仍繼續著，那他就不可能很快被釋放的。

紅衛兵沒有嚴格的組織，各自有不同的目標與利益，把這麼多不同派系聚集在一起，不發生衝突才是奇跡！他們互不相容，而且都自稱是毛澤東的正牌紅衛兵，套用毛語錄來強調其正當性，可是毛語錄在各自解讀下，都有不同的意思，於是經常吵架、打架甚至動用刀槍，在學校、工廠或者街上有許多紅衛兵被殺傷，人民的生活也愈來愈差，劉少奇被鬥垮後，全國一片混亂，這時候毛澤東的打倒異己目的已達到，不再需要紅衛兵，遂於1968年夏，將各派紅衛兵頭子們下放到鄉村去再教育，再把幾百萬紅衛兵解散，同樣下放到偏遠地區去接受改造；毛澤東說：「革命分子必須向貧苦的低下階層農民學習」，解放軍奉命去恢復全國的秩序，清除所有髒亂，並派遣了很多小組去接

管政府各階層的工作。

看管葉的工作由老楊接替，不過卻不像老趙那樣經常來看葉，只要求他每天一定要背誦毛語錄三次；老楊在左上方口袋上別著一枚毛澤東人頭的徽章，見到人都用「毛主席萬歲」來打招呼，那種倨傲的態度使葉想到二次大戰時德國軍人的模樣，令人反感；於是葉又像從前那樣，躺在床上發呆，不想做其它事了，偶爾也看看報，藉此能夠知道一些發生在這小房間以外的事。

1969年初，林彪得到一個新的名稱是「毛主席的親密同志」，也被指定是毛的正式接班人，老楊非常興奮的來告訴葉這個大消息，解放軍的地位更提升了，軍服已替代了那紅臂套成為權威的象徵。

此時中蘇邊境黑龍江流域雙方軍隊發生小規模衝突，林彪發的「第一道命令」，動員全國準備抵抗蘇聯可能的入侵行動，假設真開戰，北京必然是首要目標，於是有許多機關奉命遷出北京市，許多幹部和知識分子被派去鄉村裡的「五七幹部學校」去作勞工，城裡的民眾都要建構防空的地下掩體，於是市區的人口大量減少，招待所附近也隨之安靜了不少。

北方邊境所帶來的威脅，促使中共高層警覺並認清事實，若繼續困於內部權力鬥爭而把八億人民隔絕於外界，決不是一件有利之事，遂開始有了轉變，國外的政要被邀來訪華，不過大多是非洲或東歐國家來的，巴基斯坦是亞洲國家中唯一與中國保持著良好關係的非共國家，報上經常報導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政要的消息，有時也有一

些外國政要讚揚毛澤東的信息。

這些外交上的努力的確產生了效果，1970年開始，有許多國家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甚至英國和日本也派人商洽如何加強雙邊關係，最令人意外的是一位美國資本主義者「艾格史諾」，竟然在1971年國慶閱兵大典時與站在天安門上的毛澤東相鄰而站，中共改變政策之快令各界驚奇。

實際情況是1971年4月，在日本舉辦的乒乓球錦標賽，中國隊獲得冠軍，使國家地位提昇不少，隨後邀請了美國國家隊到北京參賽，使美國隊的所有活動成了報上頭條新聞，周恩來也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他們時說：

「這是中美關係嶄新的一頁……」。葉心裡想這是否意味著中共將放棄反資本主義的政策呢？在這種刻意安排下，全國上下都好像染了「乒乓熱」，連一個月前新調來的老朱也來問葉會不會打乒乓球呢！

有一天傍晚，老朱帶葉從另一個門走到對面的房間去，那裡有一張乒乓球桌放在中央，他從未來過這邊，所以不知道這張球桌放了好久，無論如何，能打乒乓球也是件很愉快的事，雖然他從高中以後就沒有再玩過乒乓，不過應付老朱卻很輕鬆，這些年來他除了在房裡作體操之外，根本沒有運動的機會，打乒乓球讓他重溫那氣息和流汗的滋味，看來老朱也打得很過癮，因為他對葉說以後只要有空，隔一天都會來找他打球的；葉總算有了一個可以暫時忘記被囚禁的時光。

自中共開國以來，每逢10月1日都會大

肆慶祝國慶，並在天安門廣場閱兵，黨政軍的要員都會露臉，報上也會提前報導慶祝國慶的各種活動，可是這次似乎異常的毫無消息，這已經是1971年的9月底，老朱匆匆忙忙趕來找葉，立刻要他把那紅色的毛語錄拿出來，隨手把小冊子中一篇序文撕下來，那篇序是林彪寫的，老朱對葉說：「我們終於發現林彪是國家真正的敵人，他竟陰謀要暗殺毛主席，幸好他沒有成功。」

過了一些時間葉才聽說林彪在1971年3月暗中召集了一批軍官成立了一個以「571」作代號的小組織，陰謀要推翻毛澤東，可是這個陰謀被一個毛的死忠幹部發現，林彪見事跡敗露，遂於9月13日乘飛機逃亡，最後墜毀於內蒙古境內，機上所有人無一倖免。

解放軍必定正在調查以期發掘林彪潛伏的黨羽，所以老朱已經很久沒有來找葉打乒乓球了，而當年的國慶在這種狀況下也沒有任何活動了。約在國慶後一週，老葛來到，他對葉說：「高層決定要釋放你了，我們會把你轉送到一個公社去，讓你可以從農民那裡學習到更多無產階級的革命方法。」

「劉亞樓司令員不是說過等案子審理完畢，就可以讓我回臺灣去的。」

「你不要再提到劉亞樓啦！你知道他曾是林彪屬下的總參謀長！現在已被整肅了。」

「那我在公社又要住多久呢？」

「我想大約一年吧！有一件事我先要警告你，那就是絕對不准告訴任何人說你以前

是U-2飛行員，這完全是為了你著想，我會對幹部們說你是一個被俘的國民黨軍官，剛從監獄釋放出來，同時你從今天起就要改名為『葉常勝』。」（下期待續……）

作者簡介

華錫鈞先生，備役上將，民國14年生，江蘇省無錫市人，空軍官校第26期，美國普渡大學航空工程博士。民國35年進入空軍官校，民國37年隨校來臺，民國38年畢業後留校擔任飛行教官，民國42年調任第三聯隊第28中隊擔任飛行官，曾參加過「八二三」等多場台海戰役，由於飛行技術精良，民國48年被選拔赴美國德州拉佛林基地接受U-2飛行訓練，返臺後任第35中隊飛行員，71年11月任航空工業發展中心主任，後任中山科學研究所副院長，78年10月晉升空軍二級上將。後被聘為總統府戰略顧問，並任漢翔航太公司副董事長，現旅居於美國。

沈宗李先生，民國21年生，上海市人，空軍官校第36期，曾於空軍第4大隊及第35中隊服役22年，曾參加「八二三」等多場台海戰役，因飛行技術精良，於民國57年被選拔進入第35中隊，執行過U-2特種任務滿18次後，調派至越南擔任武官、國防部禮賓處任職，民國66年轉任民航，81年退休，85年移民加拿大，現旅居溫哥華市。